晏子春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晏子春秋

晏嬰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經訓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子彙本刪節不全經訓本校補完善故據經訓本排印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採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狷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富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誡。以箴篤八非制。則當以誡愼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

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攖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禮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

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校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蓋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六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次爲篇外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

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幷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出不起。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

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轍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槱。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飪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

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槱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慮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閤外也。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慮。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慮。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慮。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迎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

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黔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匿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車。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衞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飢。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驟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

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斐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子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

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

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

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幷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送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　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幷于樂政不飾

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耆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耆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耆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千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下之殃。固于富驕。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孛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辟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

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烏。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烏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烏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烏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大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棄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

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庶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餽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闔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膈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者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庶。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庶。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庶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

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庶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豈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茵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歛于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温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若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胝之削。冠無觚贏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功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任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詭。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詭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絺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

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

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縩履元冠芘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入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斂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

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胥。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胥。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

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景公曰。善。遷飾爵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期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期。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儉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斂煞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

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蔡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蔡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蔡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敀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

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傲.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辟令不給.則隰朋曙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曙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曙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曙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曙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曙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知.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辟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慴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偏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

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堞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擔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

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傷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傷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傷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傷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士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

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尙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尙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悅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蘧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尙司。其民安樂而尙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賭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賛。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

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雪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千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屬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

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

前訣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

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鏘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

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縞甚嘉之。寡人受賜。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蹴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蹴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

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毳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

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非屢。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變。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命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

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

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悖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吏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濃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

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畔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嬖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陷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

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甕桑粟收之處不足。絲纊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盖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

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採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徵有故乎。國家得徵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簟籧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徵有兵乎。大臣得徵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簟籧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徵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徵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愈樂之

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僛僛。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

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温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苟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飲魚無反則惡其鰾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

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喘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檻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豎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愼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愼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

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尙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筒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細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六

內篇雜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釁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

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爲釀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

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南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隳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隳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俎。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簏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愼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臺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駔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也。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慶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馬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得。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囂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

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苦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卯。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

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竭也

晏子春秋卷七

外篇第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笑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嚌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

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慚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弗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歸宴。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召占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弗星又將見。夢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

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汋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汋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炙遂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辟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蔑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

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之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冤前有旄。惡多所見也。纊紘琇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埠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

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饑。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羅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鄙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柎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於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槮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轡。木乾鳥栖。祖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

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絛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廉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廉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

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尙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尙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蹴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賦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嘗。猶傑而高概者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藉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幷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辭。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

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憯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忘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芘。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斃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景公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

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詰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美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

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弒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

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于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廓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

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蟲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莊公閭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閭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蕃。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景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晏子春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晏　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三五六

張